



“夜郎见证”丛书

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 编

WENMINGDELILIANG

文明的方量

——夜郎文化扩张见证

陈绍举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夜郎见证”丛书

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 编

文明的力量

——夜郎文化扩张见证

陈绍举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力量:夜郎文化扩张见证 / 陈绍举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11

(夜郎见证丛书)

ISBN 978-7-221-09136-9

I. ①文… II. ①陈… III. ①夜郎-民族文化-研究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8256号

文明的力量

——夜郎文化扩张见证

陈绍举 著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责任编辑: 程亦赤 龙建人

封面设计: 熊 锋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阳恒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开 本: 16

印 张: 11.3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别: 2010年11月第1版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09136-9 定价: 24.00元

“夜郎见证”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王良范
副 主 编：罗宏炜 霍冠伦
编 委：王良范 罗宏炜
 罗晓明 刘亚卓

前 言

两千多年前,在今贵州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古老的方国——夜郎国。《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它“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占据今川南、滇东北和贵州的大部分地方。《史记》又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夜郎国是西南夷若干方国中,获得西汉王朝认可并授王印的两方国之一。

夜郎地区还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和中原、巴蜀、滇、百越、楚产生了交流。中原及周边文化对夜郎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夜郎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社会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贵州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桐梓马鞍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与我国北方小石器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说明了从这时起夜郎地区人民就和北方发生了交往。在发掘和征集的夜郎文物中,部分具有巴蜀和滇文化的特征,从汉文献和彝族文献的记载中,体现了夜郎和巴蜀、滇、楚和百越的联系,说明了战国至秦汉时期,夜郎和这几个地区就产生了文化交流。

夜郎地区高山延绵、层峦叠嶂,自然条件较差。然而,夜郎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勤劳刻苦,顽强拼搏,在险恶的环境中创造出“耕田、有邑聚”的家园。在发掘出土的夜郎文物中,不少器物的形制与中原文化、滇文化、巴蜀文化、百越文化、荆楚文化的同类器物迥然不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说明了夜郎民族一方面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善于创造和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化。

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石。在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中,夜郎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夜郎文化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天文、地理、医药、卫生、农业、畜牧业、青铜冶炼业、工具制造业等方方面面,对这些文化加以研究,去粗取精,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以此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我们研究夜郎文化的目的所在。

目前,研究夜郎文化还较困难,因为有关文献记载既少且略,夜郎民族墓葬的出土文物还不很多,研究需要的材料还不很丰富,但好在本人是在夜郎中心地带生长,从小感受夜郎文化的熏陶,在高校学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能用科学的世界观指导研究工作。2003年7月又被任命为赫章县文物局局长,只好知难而进,拼搏奋发,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此书的写作。由于此类书籍涉及的知识面较广,本人知识有限,书中的错误和问题在所难免。

为了推动夜郎文化的研究,如果读者发现谬误和问题,引起争议,参与著书立说,形成夜郎研究新的热潮,让夜郎古国的真实面貌早日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么作者就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了。

研究夜郎绝非短期能够完成,敬请有关专家、学者多多赐教,欢迎有此爱好者合作。

作者

2009年8月5日

目 录

第一章 旧石器时期的文化扩张	/ 1
第一节 夜郎国名、地望及时间	/ 1
第二节 威宁草海文化源远流长	/ 13
第三节 兴义猫猫洞文化向华南和东南亚传播	/ 17
第四节 北方小石器文化向夜郎地区扩张	/ 22
第五节 旧石器时期夜郎地区人类的社会生活	/ 25
第二章 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扩张	/ 28
第一节 夜郎地区的土著文化	/ 28
第二节 百越文化向夜郎地区扩张	/ 32
第三节 氏羌文化向夜郎地区扩张	/ 34
第四节 新石器时期夜郎地区的生产力水平	/ 37
第五节 新石器时期夜郎地区的社会发展	/ 42
第六节 新石器时期夜郎地区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	/ 47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扩张	/ 49
第一节 中原冶铁技术向夜郎地区扩张	/ 49
第二节 周边文化向夜郎地区扩张	/ 52

第三节	夜郎王从中水迁至可乐建都立国	/ 60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夜郎地区的社会形态	/ 68
第五节	春秋战国时期夜郎地区的民族构成	/ 82
第六节	春秋战国时期夜郎地区的生产力水平	/ 93
第七节	春秋战国时期夜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	/ 108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文化扩张	/ 117
第一节	秦汉统治势力进入夜郎地区	/ 117
第二节	西汉王朝对夜郎地区采取的特殊统治措施	/ 123
第三节	汉族先进文化落户夜郎地区	/ 129
第四节	夜郎民族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	/ 134
第五节	夜郎民族精神文化生活较为丰富	/ 141
第五章	两汉时期夜郎地区的社会形态和民族矛盾	/ 150
第一节	郡国并存	/ 150
第二节	城池规模迅速膨胀	/ 154
第三节	新生产关系的出现	/ 158
第四节	阶级矛盾的加剧	/ 161
第五节	可乐大城的消失	/ 165
第六节	后夜郎民族的发展变化	/ 170

第一章

旧石器时期的文化扩张

夜郎地区属于典型的石灰岩溶地带,山高谷深,溶洞河流遍布,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加上独具特色的各种洞穴,能够帮助人们躲避猛兽的侵袭,是生产力低下的早期人类生存繁衍的伊甸园。考古资料证实,夜郎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时间里,夜郎地区旧石器文化向华南扩张,北方文化向夜郎地区扩张。文化的扩张,促进了夜郎地区与外地的交流,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本土文化,促进了夜郎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把这一地区的人类社会由低级不断地推向高级。

第一节 夜郎国名、地望及时间

夜郎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一个方国。对于夜郎的相关问题,由于汉文献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并且比较含糊,后人无法从中得到较为清晰的图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虽然做了艰苦的工作,但至今仅仅是发现一些重要线索,对夜郎的地望、族属、中心等还不能给人们一个满意的答卷,夜郎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由于汉文献记载的局限和考古发掘可供人们研究的资料有限,在本书只能根据有限的汉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参照丰富的彝族文献记载,对夜郎的发展路径、发展空间进行力所能及的拼盘。

一、夜郎国名

夜郎国这个名称已经成了一颗耀眼的明珠，被多个地方奋力争夺，但许多人却不知道它的来历。要知道夜郎的国名，还得从文献中去考察。

《后汉书》：“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逐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牁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三子为侯^①。”

这里讲到夜郎的来历，初次在汉文献中提及夜郎，以及夜郎王在夷人和僚人中的威望。

《夜郎史传·前言》：夜郎其人，为彝族谱牒记载夔阿蒙三世孙夜郎朵。以后在人们对其称呼的过程中，渐渐地将人名变国名进而人名与国名混称。

《夜郎史传·前言》：“夜郎的三世孙夜郎朵开始建国，兴起君长制，号称‘夜郎勾起’。夔阿蒙八世孙武阿古时，与武古笃部族联姻。居太液南岸。武古笃为今彝族阿细一支的先世。太液，江河名，疑是汉书记载传说为竹王兴起的遁水。”

两处彝族文献讲到了夜郎国名的来历，夜郎部落居住的地点在“太液南岸”，一条大江边。

“液”通“夜”，是彝语里的水的意译。夜郎是彝语“以诺”、“以拉”、“以那”等的音译，意思是又黑又深的大水，从大江边迁徙过来。

无论汉文献，还是彝文典籍都说夜郎发源于江边，同时说到夜郎王是女子浣于水，三节竹子流于足间，剖开，得一男儿，后成长为夜郎王。但是，汉文献只讲到夜郎的名称，没有讲到这个名称的来历，且汉文献所讲的故事比彝族文献所讲的故事还要神话、笼统，故这里采用彝族文献的记载。

综上所述，夜郎国名首先来自于古夷人对水的称呼，后被用于人名，夜郎民族建国后，又将人名用于国名，夜郎国由此得名。

^①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74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二、夜郎的地望

所谓地望,就是指所辖的范围。夜郎的地望,就是夜郎的管辖范围。多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夜郎时,总是习惯于讲大夜郎和小夜郎。这里所说的大夜郎,指夜郎自己的领地加上它能控制的旁小邑范围;这里所讲的小夜郎,专指夜郎的直属领地。由于大夜郎和小夜郎在空间概念上有明显的区别,这就产生了两个概念,即大夜郎的地望和小夜郎的地望,也就是大夜郎的范围和小夜郎的范围。

(一)大夜郎的地望

首先,要了解大夜郎的地望,还得考证汉文献记载。

《史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夷聚^①。”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②。”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军庄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楛船于岸而步战。即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楛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③。”

这三处记载,第二则记载所指的交趾,应是汉代所建的交趾郡,治所在今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北部,方位在夜郎的南边,其间表述为“东接交趾”系笔误。正确的定义是:夜郎的南接交趾。第三则记载,清晰地描绘出庄蹻进入滇池的路线图,即从沅水至且兰,从且兰伐夜郎再到滇池,夜郎位于且兰和滇国之间,夜郎的东边是且兰国。

从三处记载中得出:大夜郎西至滇国,东到且兰东部,北至邛都,南至交趾。

其次,要了解大夜郎的地望,还得考察夜郎与周边地区的分界线。

第一,关于夜郎与滇的分界线

按《史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在‘靡莫’下注:《索隐》夷县名,滇与同姓。《正义》在蜀南以下及西也。

①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21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②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74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③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75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靡莫在姚洲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在‘滇’下注：《索隐》崔浩云：‘后为县，越嵩太守所理也。’《正义》昆州郎州等本滇国，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即靡莫之夷^①。”

当时的昆州应该是现在的昆明，所谓本滇国就是滇国的中心地带。“蜀南以下”属于夜郎国，“及西也”为夜郎国之西，这里说明滇国在夜郎国的西部。

《史记》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回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②。”

这里描述了滇池及其周围的地形地貌，介绍了庄蹻随乡入俗，夺取滇国政权，当上滇国国王的情况，而“以其众王滇”的地点是滇池。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番阳县令唐蒙在南越（今广东番禺），南越人用蜀地生产的蜀酱招待唐蒙，唐蒙觉得味道相当鲜美，问来自何地？南越人回答说产于蜀地，经过西北部的夜郎，从牂牁江上运来。同时，唐蒙还了解到夜郎有精兵十万。

唐蒙回长安向汉武帝提出出使夜郎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应允。唐蒙以郎中中将的身份，带领随从以及运送物资的人员一万多人，携带大量的缙帛，浩浩荡荡，从四川合江（符关）进入夜郎，会见夜郎侯多同，达成设置郡县的协议。随后，汉武帝分巴割蜀，加上夜郎地区部分地域，组建了犍为郡。

犍为郡是西汉王朝在夜郎地区设置的第一个郡。由十二个县组成：“犍道，江阳，武阳，南安，资中，符，牛鞞，南广，汉阳，郁郥，朱提，堂琅^③。”

《华阳国志·蜀志》：“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始分（蜀）置广汉郡……（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分广汉置犍为郡^④。”

《华阳国·巴志》：“高帝乃分巴置广汉郡，孝武帝又两割置犍为郡，故世曰：分巴割蜀已成犍广也^⑤。”

①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21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②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22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③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35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④ 宋世坤著：《贵州考古论文集》，第12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⑤ 宋世坤著：《贵州考古论文集》，第12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这两处记载表明:犍为郡系分巴蜀两郡加上夜郎而成的。然而,犍为郡的十二县中,哪些是从巴蜀剥离出来的呢?

《华阳国·巴志》: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犍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①。蜀郡“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嵋”^②。

按照这两处记载,巴蜀两郡的交界处应在犍道,地处犍道之东的江阳和符县应是从巴郡中划出来的,犍道以西和以北的武阳,南安,资中,牛鞞应是蜀郡割入,南广,汉阳,郁郥,朱提,堂琅在蜀郡以南,应是在夜郎地区新置的县了。

夜郎地区新设置了五个县的治所是:南广县治所在今四川珙县至云南镇雄一带,汉阳县治所在今贵州赫章可乐,郁郥县治所在今云南宣威至贵州威宁一带,朱提县治所在今云南昭通一带,堂琅县治所在今云南巧家、会泽一带。

以上分析表明:滇国与夜郎的分界线在今云南省沾益至会泽和巧家两县。

第二,夜郎与邛都国的分界线

邛都国的中心和汉代设置的邛都县治所是一致的。邛都县是越嶲郡中的一个县。越嶲郡因邛都国而得名。汉书地理志越嶲郡条下应劭注云:“故邛都国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邛都“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编发,随畜移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③。越嶲郡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治所邛都县(今四川西昌市)。越嶲郡领十五县(道):邛都县、遂久县、灵关道、台登县、定笮县(都尉治所)、会无县、笮秦县、大笮县、姑复县、三绛县、苏示县、闾县、卑水县、灞街县、青蛉县。其辖地大致相当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大部分,乐山市和雅安市的西南部,攀枝花市,云南省丽江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的一部分。

从滇国和邛都国的方位看,邛都国位于滇国的正北部,夜郎的西北部,但邛都与夜郎接壤不多,要清楚夜郎的北部界线还需要其他佐证。

第三,夜郎与夔侯国的分界线

① 宋世坤著:《贵州考古论文集》,第12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宋世坤著:《贵州考古论文集》,第12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 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21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唐蒙进入夜郎见到夜郎侯多同后,回长安向汉武帝汇报,得到汉武帝的应允,随即“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①。唐蒙所设的犍为郡中,包含了犍道县,犍道名称缘于犍侯国,犍侯国因主体民族是犍族而得名。西汉时期,王朝将少数民族聚集地改为道,故将犍侯国称之为犍道,并设置犍道县。唐蒙主持修建的道路是通往南夷地区的交通要道,因而也称为南夷道。牂牁江是夜郎通往越国的水道,在夜郎的东南部。这样,夜郎就在犍道至牂牁江的中间,夜郎位于犍道的南边。

《史记·西南夷传·正义》：“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犍侯国^②。”今天的长江上游在四川宜宾,古犍侯国“北临大江”指犍侯国临长江上游。由此可见,古犍侯国在今天的四川宜宾。近几年来,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在四川省珙县发现了大量的悬棺葬。根据近人研究,这种葬式为犍人悬棺葬,墓主人族属为古犍族。悬棺葬的发现表明:今四川省珙县一带为古犍族集聚区,也证实了犍侯国中心位置在今四川省宜宾市,与夜郎的分界线应在今四川省宜宾市南部的珙县一带。

第四,夜郎与交趾郡的分界线

交趾郡是西汉王朝设置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前204年,南海尉赵佗在秦末的混乱时期,自立为南越王,越南北部是南越古国的一部分。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并在今越南北部地区设立交趾郡,实施直接统治。在之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越南北部交趾地区虽然屡有反抗,但是大体上一直受到中国政权的直接管辖。交趾郡设置今越南北部,夜郎与交趾的交界大约在今云南省富源县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市一带。

第五,夜郎与且兰的分界线

因且兰是夜郎东边的旁小夷,大夜郎的地望应该包括且兰,在此有必要研究且兰的中心位置。

据《华阳国志》记载的庄蹻入滇是从今天的湖南进入贵州,先经过且兰,才能到达夜郎,可见且兰在夜郎东边。《汉书》又说:古且兰“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③。纵观今天贵州流向东方大河,只有

①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23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② 贵州通史编委会编:《贵州通史》,第11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

③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35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黔东南州的清水江符合这一条件。清水江的源头在今福泉、黄平。因此，且兰的中心位置在今贵州省的福泉、黄平县一带。

根据滇国、邛都国、犍侯国、交趾郡和且兰国中心位置的分析，大夜郎的地望是：西至今云南省沾益市至会泽和巧家县，北至今四川省宜宾南部的珙县，东至今贵州省福泉、黄平县一带，南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市一带。

再次，要了解大夜郎的地望，还得考察西汉王朝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的情况。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唐蒙设置的犍为郡中的南广，汉阳，郁郥，朱提，堂琅^①五个县应是夜郎地区新设置的县，其所辖范围是大夜郎地望的一部分。

元鼎六年，汉武帝平息南越后，中郎将郭昌、卫广带领军队返回，途中又斩首数万，消灭了且兰，平息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过去依仗南越，见南越已被平息，“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越被平息后，汉武帝就在南夷地区设置牂牁郡。

西汉王朝在夜郎地区设置牂牁郡的时间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共由一十七个县组成。

《汉书》：“牂牁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县十七：故且兰，犂封，鼈，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夜郎，毋单，漏江，西随，都梦，谈稿，进桑，勾町^②。”

牂牁郡设置以后，夜郎地区就全部纳入西汉王朝的统治版图。

犍为郡中新置的五个县加上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所置的牂牁郡，即南广县、汉阳县、郁郥县、朱提县、堂琅县、且兰县、犂封县、鼈县、漏卧县、平夷县、同并县、谈指县、宛温县、毋敛县、夜郎县、毋单县、漏江县、西随县、都梦县、谈稿县、进桑县、勾町县，共二十二个县，就是大夜郎的地望。

这二十二个县的中心位置分别是：南广县在今四川省珙县至云南镇雄一带，汉阳县在今贵州赫章可乐，郁郥县在今贵州威宁至云南宣威一带，朱提县在今云南昭通一带，堂琅县在今云南会泽至巧家县一带，且兰县在今贵州福泉至黄平一带，犂封县在贵州兴义至册亨一带，鼈县在今贵州金沙一带、漏卧

①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35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②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35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县在今云南罗平一带,平夷县在今贵州毕节一带,同并县在今云南富源一带,谈指县在今贵州贞丰一带,宛温县在今贵州兴义一带,毋敛县在贵州独山一带,夜郎县在贵州普安一带,毋单县在今云南罗平一带,漏江县在今云南泸西一带,西随县在云南金平一带,都梦县在云南文山一带,谈稿县在今云南省陆良一带,进桑县在云南屏边一带,勾町县在广西百色一带。

这样一来,大夜郎的地望是今天的云南镇雄、宣威、昭通、会泽、罗平、泸西、富源、金平、泸西、文山、陆良、屏边,贵州赫章、安顺、册亨、贵州、毕节、贞丰、兴义、独山、普安,广西百色等二十余个县市。

从西汉王朝所设置的郡县看,大夜郎西至今云南沾益至会泽和巧家,东至今贵州福泉、黄平县,北至今宜宾南部的珙县,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二)小夜郎的地望

所谓小夜郎的地望,指大夜郎的地望除去周边旁小邑的地望,就是小夜郎的地望。

研究大夜郎的地望时,我们说夜郎东至今贵州福泉、黄平县,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其实,东至福泉、黄平县,就包括且兰国、鼈国的地望,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也包括了漏卧国、同并国、勾町国的地望。要知道小夜郎的地望,首先必须明确这四个方国与夜郎的分界线。

一是漏卧国与夜郎国的分界线。漏卧因漏江而得名。据《水经注·叶榆水》记载:叶榆水“自滇池泽又东北迳滇池县南,又东迳同并县南,又东迳漏江县,伏流山下,复出蝮口,谓之漏江”^①。叶榆水是何水?从全流来看,应当是沟通今中越两国的元江,又称红河,但书中所叙述的该江水道的归合,常与温水(今南盘江)互相混淆,此段所叙述的江水应该为今昆明至开远的一段温水,漏江应该是今泸西县之阿卢江,在今云南泸西、罗平一带。又据成帝河平年间漏卧与勾町、夜郎举兵相攻,导致夜郎王兴被斩首的史实推断,漏卧国的中心位置应该在今云南罗平一带,与夜郎的分界线应在今云南罗平以北。

二是同并国与夜郎国的分界线。据《汉书》介绍的益州郡下辖有同劳、铜濊等县,说明同并为与滇国同姓相扶的“劳深靡莫之属”^②,与同劳、铜濊相

①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35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② 贵州通史编委会编:《贵州通史》,第11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

邻。《汉书·地理志》在介绍铜濊县时下注：“谈虜山迷水所出，东至谈藁入温^①。”如果温水是今天的南盘江，谈藁在今天云南陆良县一带，则迷水应当是今天云南马龙东北境至曲靖入南盘江的白石江，则同并的中心位置应当在今云南陆良以东一带，与夜郎的分界线应在今云南陆良以东。

三是勾町国与夜郎国的分界线。《汉书·地理志》在勾町县下注：“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莽曰从化^②。”根据后人考证，文象水发源于今广西西林的驮娘江，卢唯水发源于今云南广南之西洋江，来细水发源于今云南富宁之无名小江。1969年冬，考古工作者在广西西林普驮屯发掘出勾町国王的墓葬。1972年秋，考古工作者又在勾町王墓正前方20米处，发掘出勾町国过去某代国王的墓葬，说明勾町国的中心在广西西林普驮屯。据此推断，勾町国的中心位置应当在今云南广南、富宁至广西凌云、百色一带，与夜郎的分界线应在今云南广南、富宁以东和广西凌云、百色以北。

四是鼈国与夜郎国的分界线。《汉书·地理志》在汉阳县下注：“都尉治。山鬪谷，沅水所出，东至鼈入延^③。”同书又在鼈县下注：“不狼山，鼈水所出，东入沅，过郡二，行七百三十里^④。”沅水也即延水，为今天的乌江，鼈水为乌江的支流，其流向为西北——东南。以此推断，今遵义的湘江符合这一条件，鼈水应为湘江上游，故鼈国中心位置应在今贵州遵义、仁怀、金沙一带，与夜郎的分界线应在今贵州金沙县。

从常理上分析，汉武帝在南夷地区设置犍为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抓住重点，扼制咽喉，控制整个南夷地区，以利国家的统一。由于南夷地区均为崇山峻岭，生产力发展严重滞后，民族情况十分复杂，西汉王朝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在南夷的每一个族群聚集的地方都设置郡县，派驻军队，只能先占领要地，循序渐进，逐步推进，最后才进行全面控制。汉武帝所置的犍为郡中的南广、汉阳、郁郅、朱提、堂琅五个县及其覆盖范围，是今天四川省珙县、云南省镇雄县、宣威市、昭通市、会泽县，贵州威宁县、赫章县等县市的覆盖范围，是南夷地区的重点地带，是夜郎民族的主要聚居区。

从考古层面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艰苦的考古调查和发

① 贵州通史编委会编：《贵州通史》，第11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

②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36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③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35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④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第36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